



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”。此后，加入该公约的 198 个缔约方每年都会举行会议，衡量进展情况，并就气候变化的多边应对措施进行谈判。

其中，1997 年通过的《京都议定书》，首次为发达国家设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。然而，在执行过程中，各国态度不一。时间来到 2015 年，《巴黎协定》的达成让全球看到了新的希望。协定提出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 2℃ 之内，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 1.5℃ 以内。为实现这一目标，各国需提交并不断强化国家自主贡献方案。在《巴黎

下图：当地时间 2025 年 8 月 14 日，格陵兰凯塔苏瓦克融化的冰山即将被冲上岸。

协定》的框架下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发展模式与减排责任。

然而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，在 2001 年宣布退出《京都议定书》之后，又在 2017 年退出《巴黎协定》，理由是该协议会损害美国经济，这一举措给全球减排行动蒙上了阴影。尽管在 2021 年美国拜登政府宣布正式重新加入《巴黎协定》，但在 2025 年 1 月，再次就任总统的特朗普再次宣布美国退出《巴黎协定》。美国的“退群”，让全球制定的减排目标难度大增，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、海平面上升等威胁可能进一步加剧。

2024 年 11 月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

（COP29），则将焦点聚集在了气候资金问题上。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相对落后，在应对气候变化时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困境。经过激烈的谈判，发达国家最终承诺到 2035 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“至少 3000 亿美元”的气候资金。但这一数字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仍存在巨大差距，古巴、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对此表示失望。有分析指出，美国在特朗普时期退出《巴黎协定》的阴影仍在影响着资金承诺，且欧洲部分国家因财政整顿，在资金支持上也显得力不从心。

除了资金问题，各国在减排目标的设定与执行上也存在博弈。一些发达国家在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，但也造